

文心雕龙

重读郁达夫先生的《迟桂花》

谢华



了差别的缘故。

理想化了,成为小说中的女主角。作者更把自己渗到里边去,化身二人,互为补充,翁则生和第一叙述者合起来才是作者自己。

第一点用不着解释,第二第三两点可以合看。达夫先生在日记里说“想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这病肺者的性格,一小部分是一般的,一大部分却独特地属于作者自己。

不仅在《过去集》序“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里他正面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真万确的”,并表示自己的创作态度不会改变,即使读他的作品,也一定会感到作者几乎是无往不在,而且出现得那么坦白而真诚。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世纪30年代新文学作家中,惟有达夫先生最使读者感到亲切。也正因此,他的创作世界不免狭小了一些。至于女主角莲,她实在是那位女教师和王映霞和作者当时所景慕的女性的三位一体,而末者更为重要。

不遇见女教师,他仍有机会写出莲这样的人。即使他不写出来,这三个女子对于作者仍是很真切的存在,因为她们本是作者心情的投影,而非实际人物的写生。



感情的情调,以及灵与肉的矛盾,最终在精神力量中得到化解——这两点构成了这位肺病主人公性格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迟桂花》与五六年前前的《过去》,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两者的差异在于,《过去》中那段关于受虐倾向的刻画尤为鲜明,笔触更为浓烈,而《迟桂花》则转向对柔弱女性的温情关怀,显得柔和许多。此外,莲这个角色在品性与人格的塑造上,比前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加纯净高尚。

这些变化,源于作者在不同年华、不同心境、不同际遇,尤其是不同健康状况下,内心所向往之物的变迁,或者加重一点所需要的,女性也随之有

了差别的缘故。我们不妨再进而妄猜一下吧,作者或许有时感到,还更需要一位姊妹乃至一位小母亲的,虽然从作品里一时找不出直接的证据来。如上所说,感伤气氛和心灵的觉醒与战胜两者,是这位病肺者性格的根基,但其实病的关系小,倒是先天的气质关系更大。

如果把男女两主角详加分析,并和作者所写的其他人物一一对比,或再把日记里的琐碎情节与地名等拿来和小说逐条对照,看作者用怎样的手法把事实加以提炼剪裁,融合诗与真实而成为艺术品,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现在且止于此。

类似《迟桂花》,藉着外面的一点为契机而酝酿成一篇作品,这样的实例还有许多。《少年维特之烦恼》自然最有名,屠格涅夫在海滨遇见一位青年医生,而创造出《父与子》里面的巴扎洛夫·弗楼贝尔,看见一幅怪画后,断续用了25年时间,精制成《圣安东的诱惑》,也是显著的例子。但是,仅仅一位医生、一幅画或一阵桂花香,决不能引出一件艺术品。

《诗品序》提出,“直寻”沧浪诗话的“妙悟”,意思未尝不好,但都不免有流弊,尤其是“一味妙悟”四个字。直寻与妙悟决不是一切,直寻与妙悟之前之后需要做的工夫非常之多。正因为有事前的工夫,才更容易碰见妙悟,有事后的工夫,妙悟才不致落空。

概括地说,这就是平日人格的与艺术的素养,和临下笔时的细心推敲。杜少陵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张宗子以为“精思静悟,钻研已久,而石火电光,忽然灼露,其机神撮合,正不知从何处着想”。在《布里格遗稿》中,里尔克强调情感不算,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惟有经验才是诗的生命。他认为必须尝过各式各样极深极广的生活,使之渗入为自己的血,和自身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在一个非常稀奇的时刻有一首诗的第一字从它们中心脱颖而出”。里尔克说的是诗,其实可通于一切艺术。

这样,除了写作技巧的练习,除了性格天分属于遗传方面者人力毫无所施之外,下余读书,观察映照,特别是生活经验,这三者愈是积累得多,自发或被诱发而创作的机会也愈多。只有在遍生黄草的野原上,星星之火才可以烧开一片火海的。

所以,由一阵花香诱发的一篇好小说《迟桂花》,以作者自己的性格,多年创作的经验,他的博识,他对理想女子的景慕,以及写成的故事,不仅更多在于暗示给读者诱发之前之后的培养工夫。所有他的人格与艺术的素养,藉着花香与邂逅的两重机缘迸发而出,加以作者的艺术感觉、艺术约束的缘饰,成为一篇名作,对当下小说家的创作是有借鉴作用的。

因之,我们可以说,连一二十字的即兴短章,或一个名句在内,文艺作品是只有“渐悟”而没有“顿悟”的。从表面看以为是顿悟者,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渐修许久了。 ■吴华 摄影

丹青雅韵

记忆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闲读刘东林画作

余史炎

闲下来,读一读东林的画作,若有所思。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艺术界的今天,学艺者有时容易追逐国际语境下的流行符号,而2002年出生的东林却另辟蹊径——他以潮州的成长背景为创作锚点,始终凝视着本土文化。

这份自觉,让他的画笔成为连接个体感知与群体记忆的桥梁,形象与色彩间透着温度。

他的画里,藏着对潮州传统文化最鲜活的记录。《灯巷1》《灯巷2》中,红黄蓝绿交织的色块不是随意的堆砌,而是潮州古巷里的光影实录;《喷火龙》《文武将》里,节日烟火的红黄,潮剧戏服的蓝绿,都是对集体记忆的召唤。

凝视这些画面,仿佛从当下的陌生里,触摸到过去的熟悉——这种视觉与听觉、触觉的通感,是“信仰自觉”的反映。

面对时光更迭的阵痛,他的笔触更显真诚。《漩涡》《孪生》直面传统在冲击下的动摇:旋转的线条像外来文化掀起的浪潮,镜像般的构图映出记忆的“想象、虚幻、飘渺”,那些记忆在漩涡中时明时暗。

东林没有沉溺于怀旧的感伤,色彩碰撞间始终藏着一丝坚定——正如他所说,“过去的影子随时间消退,留下的是坚定的信仰和前进的步伐”。

从他的创作,能看到他自觉地做一个“记录者”,也在努力做一个“思考者”:从直接挪用民俗符号,到提炼文化精神的内核,他把潮州文化的“在地性”融入画里。

古人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东林的“造化”是巷弄里的烟火,“心源”是年轻人独有的迷茫与坚守。他没学那些时髦的先锋派,把画弄得云里雾里,反倒像守着自家灶台熬潮州粥,火候到了,滋味自然醇厚。

传统记忆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在血脉中的活水——既能滋养个体的身份认同,也能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东林以画笔为舟,在传统与现代的河道里探寻文化的航向。这般踏实与清醒,未来可期。

一笔人间静

陈小丹

刘东林,23岁,画却不喧哗、不招摇,反而带着点旧味儿,像潮州人手里一把老朱泥壶,壶身温润无华,泡出的茶却细水长流,耐得住细品。

他画的东西,大到装下祖辈的节日仪式,小到一抹巷口的光影,几片旧墙皮。看这些画,像在翻一本旧相册,边角已经卷起了,画面却还鲜活,是热腾腾的,不是装裱在展厅里的那种“艺术”。

他画过黄州。那一组白墙灰瓦的写生,用笔轻描淡写,却藏着深情。他不靠大色块来吸引目光,而用温吞的灰、暖暖的褐,一点点地把老墙、石巷、屋角的光阴慢慢描出来。那光是软的,像晨起的阳光从高高的屋

檐洒下来,影子轻飘飘地落在地面,走在那上头,就像怕惊着了画里的光影。

这些画安静得很,没有故事,也没有情节,却让人想站一会儿。像小时候在村口发呆,看猫打盹,看晒在墙角的咸菜坛子冒小泡,那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刘东林也不是只会画安静,他走着走着就热闹起来。到了画“灯巷”“喷火龙”那一组,色彩陡然浓重,调子也亮了。灯笼画得密密麻麻,一盏挨着一盏,像是村里正办庙会,孩子推着糖人,老人站在巷口掂小凳。画中没有一个人物,却满是人气儿。

《喷火龙》尤其有趣,一条红龙从画面里窜出来,火星子乱飞,画得不细却有味儿。那火光中糊着脸、摇着旗,像是在动。

他也能突然转个弯,从热闹跳回沉思。《人间喜剧》就是这样的一步。红灯笼密密麻麻地铺满画面,光亮之下却没有明确的主角。那是一种熟悉的热闹,可越看越觉得,它不是节日,而是情绪,是一种集体需要的“热”,像我们习惯了在人堆里取暖。

而《偶像黄昏》更让人驻足。一束斜斜的阳光从天而降,街头一分为二,光亮与阴影相互咬合,人物面目模糊,只剩了拉长的背影。那道光,其实我们一直在跟随。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从光里走到了光的背后?

《漩涡》更妙。人群围成一个圈,蓝的基调让画面沉静却不安。所有人都在,可没有一个眼神是对着你的。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人往里走,却没个出口。东林在问:在这个越来越快、越来越挤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孤独?

再看《孪生》,画里有画,老屋斑驳,像是传统在现代面前轻轻地叹了口气。不是控诉,也不是留恋,只是无声的“知晓”,知道它还在,但也知道,它已经变了。

刘东林画人物,不做大铺陈,也不讲究结构工整。他画的是“生活里的神情”:读书的、抽烟的、低头发呆的,画里没有谁是主角,也没有谁刻意入镜。他们不是要被看的人,而是我们身边的他,甚至,是我们自己。

画中的一个男子,侧着身,眼神飘远,仿佛刚想起一桩往事。他不看人,也不摆姿势,那神情恰如傍晚坐在老屋檐下,听屋里传来锅铲刮着锅底的声音。香气隐隐飘出来,人却还留在回忆里,心头翻出年轻时走过的田埂小路。

这幅画特别吗?未必。然而看着就踏实,正如冬天喝了一碗烧得热乎的番薯粥,没花样,却暖得透心。这幅画不特别,但它真实。它是你在画展里走着走着,会突然放慢脚步、站住脚的画面。

刘东林是一个安静地蹲在画布边起稿的年轻人,不赶时髦,也不要巧劲,只一笔一笔,把生活的滋味描进去。

“寻幽圣地·诗话济宁” 全国诗词大赛获奖作品

一等奖(1名):

水调歌头·登太白楼怀古 张力(湖北)

高阁临济水,千载慕仙安。凭栏犹忆,当年鲸饮动城池。醉墨曾题素壁,逸气长萦玉瓮,星斗泼檐垂。一自骑鹏去,空有白云飞。抚残碣,寻旧迹,立斜晖。古槐如诉,曾见诗客举金危。漫说长安旧事,且看运河新舸,烟水接天湄。欲唤青莲起,重赋盛时诗。

二等奖(2名):

兰陵王·孔孟之乡揽胜 罗解宇(广西)

鲁天碧。洙泗流风不息。碑亭外,苍桧寒松,似护尼山旧灵魄。宫墙沐晚色。曾记。弦歌渐渐。阶前肃,芹藻荐馨,三绝韦编墨痕溢。千秋仰先德。念庠序春融,邹峰云积。金声玉振传芳迹。观壁绘麟趾,庙里鸢翎,长崇俎豆荐清贳。仰高叹何极。凝立。思难抑。念道贯鸿蒙,泽被今昔。周游辙印今犹覩。叹礼乐倾颓,幸承薪脉。斯文永续,待俊彦,继云霓。

沁园春·济宁印象 蔡浩彬(广东)

泗水拖蓝,蓼岸堆红,宜放眼看。有尼山捧日,云蒸圣境;南池浮玉,露滴荷盘。铁塔凌霄,酒楼抱月,十里人家枕画栏。留连处,向微山湖上,欲乃春酣。风骚独领千年。把孔孟精神次第传。更汉碑魏刻,映辉海岱;谪仙老杜,酣畅歌篇。势碾新城,龙腾高铁,航运煤田气象宽。犹知否,正杨汤滋味,旅梦相牵。

三等奖(5名):

鹧鸪天·微山湖行吟 李跃贤(黑龙江)

十里蒹葭抱水眠,菱歌惊破晓霞天。舟分碧浪千层雪,网撒银鳞一篓烟。荷举盖,柳调弦。渔翁醉卧苇花边。忽闻岸上谁呼渡?却

道风吹回客船。

青玉案·济宁文旅赞 房颖(广东)

杏坛弦诵尼山路,仰圣迹,千秋树。多少名人成过去。邹城孟府,姜村古墓,俱在烟霞处。蓼河灯火星云渡,四海游人乐相聚。柳子声声仙鹤舞,铿锵喇叭,山头花鼓,文旅声名著。

运河总督署行 陈斌(浙江)

朱门映日接虹桥,漕舶连云动九霄。玉带波涵千载月,金符令肃五更潮。筹边曾策安澜计,治水长留济世谣。石砥苔痕深几许,犹闻鼙鼓报前朝。

杏坛 殷德胜(湖北)

清阴匝地鸟声喧,讲学当年可有痕。夫子若非开教化,曦光哪得到寒门。

峰山探奇 孙凤山(安徽)

娲皇补罢遣灵石,万朝朝天裂碧穹。洞隐秦碑藏篆雨,崖悬汉柏啸长风。云梯直上青霄外,鸟道回看紫气中。莫道岱宗雄泰岳,此山奇绝胜神工。

水调歌头·咏济宁 徐志明(山东济南)

运河千里碧,太白一城烟。古槐荫下,青石街巷锁流年。泗水亭前问渡,浣笔池头拾句,风雅自绵延。铁塔凌霄处,瞰尽往来船。谒三孔,寻汉魏,仰先贤。弦歌不辍,洙泗玉舸剪晴川。最爱渔舟唱晚,更喜荷塘灯火,映夜映云天。莫道江南好,此处即壶天。

贺新郎·登太白楼 张志鹏(山东德州)

太白登临久。纵千年、此间豪气,犹冲牛斗!珠履三千任城客,几度盛名海右。问谁与、谪仙对酒。醉里青冥应踏裂,泻星河、笔底风雷走。剑起舞,夜如昼。风流未改楼依旧。看而今、运河春涨,南池波皱。何处烟霞能如此,催我诗情抖擞。更欲约、

二三吟友。但恨青莲终难见,叹迟来、空把阑干叩。酒与泪,湿襟袖。

高阳台·任城怀古 李国婧(河北)

泗水浮烟,任城积翠,从来形胜之邦。太白楼头,依稀剑佩叮当。谪仙醉墨惊风雨,把冰心、都付瑶章。更谁怜,汶水秋波,曾映疏狂?沧桑几度繁华梦,看漕河依旧,帆影幢幢。竹巷深深,玉堂香甍飘香。南池菡萏依然好,有蜻蜓、立遍回廊。待重寻,铁塔凌霄,梵呗悠扬。

满庭芳·汶上宝相寺感怀 刘剑(广东)

宝相巍然,中都胜境,古今千载传名。琉璃金顶,佛塔接云明。曾蹊灵踪舍利,地宫启、寰宇皆惊。朝阳里,凤柔鸟唱,旭日正升旗。禅庭花木静,碑铭漫漶,岁月无声。看香客虔诚,磬鼓和鸣。几度兴衰过后,唯留下、贝叶心经。凭栏里,塔铃摇曳,一片晚凉情。

贺新郎·谒尼山书院有怀夫子 谢良喜(江苏)

殿宇犹高耸。正神州、崇仁复礼,敬儒尊孔。堂下何人长瞻仰,逸兴随云飞。谒圣地、含情歌颂。却忆尼山多少事,数千年、润泽于万众。孤舟出,群星拱。永怀夫子曾嗟叹。叹人间、获麟非昔,莫虚成梦。论语千篇皆经典,世上谁堪伯仲?漫赢得、儒风深种。隔代而今徒拜祭,对先师、合有情如酒。吾道在,今谁踵?

铁塔寺 郭宝国(河北)

梵铃摇曳九天霜,铁色凝云护法王。一片禅心何所似?千年明月照慈航。

鹧鸪天·髻肉干饭 林自由(北京)

金珀肥柔玉盘。青丝宛转碧琅玕。鸾刀细割玉脂薄,凤翥精烧玛瑙鲜。欺雪色,佐清欢。几回水泊酒杯前。且邀数碗儒家饭,粒粒皆涵礼义笺。

高阳台·济宁南池赏荷 谢丹(广东)

翠盖田田,熏风袅袅,南池谁叙兰舟?映日芙蓉,染红心上眉头。朝飞暮卷闲云荡,棹歌回,惊

起沙鸥。是何人,梦里轻吹,一曲西洲。碧笺不记穷通问,佐少陵浊酒,太白清瓯。万缕相思,缚来几个诗囚?扁舟载酒归来处,客与吾,天地一鸥。忆斯人,川上曾叹,逝水悠悠。

鹧鸪天·嘉祥武氏祠 狄寒梅(山东泰安)

石上烟云溯汉年,武家祠宇立苍然。凿开混沌春秋笔,刻尽兴亡日月坛。麟吐玉,凤衔丹。神灵衣袂舞飞仙。苔痕犹带前朝雨,漫与行人说旧缘。

戏咏玉堂酱菜 吕龠(北京)

瓜茄油亮蟹温香,脆嫩鲜香太着魔。犹有微词餐后语,嫌它费饭每回多。

卜算子·鱼台大米 王冬(安徽)

苗沐圣风扬,穗拥贤行结。粒粒争腾珠玉光,缕缕香冲月。入口软无欢,养体谁无悦。若使陶公生在今,半斗腰能折。

水调歌头·谒尼山圣境 张从莲(山东济宁)

我本岱宗客,今作圣山游。群贤如栩,廊下龙虎护灵丘。忽见千灯明灭,星落智源之口,云影共沉浮。仁厅天穹灿,玉振动神州。抚竹筒,聆金磬,溯春秋。明堂九转,仁者风骨未曾收。铁火长空化蝶,光耀星河转斗,天地入吟眸。俯仰成丘壑,万古月如舟。

济宁运河吟 石超(山东滕州)

古闸垂杨系客舟,橹声摇碎一城秋。长河不记兴亡事,依旧烟波绕九州。

鹧鸪天·微山湖渔晚 张涛(山东泰安)

荷浪千重接远天,归舟款款破霞烟。轮盈菱角三分翠,网挂银鳞一尾鲜。芦笛起,菜声闲。当年烽火话湖边。阿婆笑指鸬鹚影,犹记穿梭送信船。

济宁南池 路孟臣(山东聊城)

鲁韵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

南门碧水涨新晴,漫步瑶池画里行。绿柳垂纶风滢荡,红荷擎露玉晶莹。千秋诗史碑犹在,一代谪仙楼甚明。游客何须劳李杜,此间自有踏歌声。

羊山祭英 刘博庆(河北)

青碑默立血斑斑,铁马嘶风化石顽。莫道硝烟沉史海,榴花红遍旧关山。

济宁漂汤鱼丸 王琳璐(北京)

剖割自汶水,捶糜转玉丸。浮波凝月漾,缀绿荐牙盘。知味馋涎滴,新交食指弹。灯明延远客,宾主眷炊歔。

春游梁山泊 王明侠(河北)

谁劈青峦作画屏?四峰七脉各峥嵘。斯金亭外松涛怒,忠义堂前剑气横。佛窟尚沾唐月色,石泉犹带宋呼声。登临莫问江湖事,且听春风吹太平。

鹧鸪天·醉美太白湖 马金玉(山东滕州)

兰棹推开玉鉴光,蓼烟扶鹭过沧浪。云移舷侧偷摹字,风颭波心巧叠章。斟月晚,濯霞裳,莲房晓露响琳琅。忽然水殿传仙教,元是青莲洗砚香。

吟济宁古景 姚念龙(山东济宁)

城浮秀水水浮城,声远钟鸣鸣远声。麟波收帆渔火醉,青莲浣墨墨泉明。南池荷净拱王母,西苇歌悠唱晚晴。若许凤台邀李杜,同斟古韵颂承平。